

我们的节日·清明

本期话题 清明节特别策划

无法忘却的纪念

生命是坚韧的轮回

□庄宝玲(民进泉州市委原主委)



算起来,母亲走了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我不敢走进她的房间,怕被不争气的眼泪击溃,怕重新陷入她失智时的无力感,怕被回忆攥紧心尖喘不过气来。

是的,哪怕年过花甲,失去双亲的我在夜深人静时也如孩童一样无助。然而,每当我陷入这般境地,母亲那股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便会在记忆深处闪动,赋予我无尽的力量与勇气。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寻医问药是家常便饭。8岁那年患淋巴结核需要手术,母亲拼尽全力,四处筹集医疗费为我治疗。后来我才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手术治疗费用需花掉一幢房子,难以想象当时母亲柔弱的肩膀上肩负了多少的难与愁。

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当时,仅凭手术无法一次性治愈我的病,母亲常常背着我,走街串巷,寻医访药。记忆中,我伏在她背上,她回头,说:“查某啊,没事,有妈妈在。”

我十六岁那年,母亲工作单位照顾职工家属,给每户一个子女工作名额。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数家庭的经济仍不太宽裕,初中毕业有份在企业的工作,算是美差。但母亲说了一句让我永远难忘的话:“再难也要让你们读到书可读。”

母亲以坚定的决心和无私的母爱,力排众议,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的年代,坚守着对子女教育投入的信念。一年后恢复高考,我作为应届毕业生考进大学,从此开启职业人生。而我的妹妹和弟弟,同样考上了大学,在那个年代子女全部是大学学生的家庭并不多。

回想起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才发现生命是一场坚韧的轮回,母亲的精神与意志从遥远的开端投射到转瞬即逝的未来,透过时光之河,点点滴滴渗入我们以及下一代的骨髓血液,支持我们挺起脊梁,走好人生路。



一个人真正的离开,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他。

碎碎念

清风明月同悲喜

□蔡景森

有幸做亲朋,人间各一程。烛台燃旧事,香火递心声。

但愿同悲喜,无从避死生。清明明月夜,或可再相逢。

在一次清明祭扫的过程中,看着烛台“出神”了一下,突然有种“相逢”的感觉,于是写下了这么几句感想。

各种记忆泛上心头,生死难避,想起一位又一位亲人朋友告别的画面,再一次难过了起来。清明时节,默念几句,在他们面前“报告”最近的情况,其实更多的是想和他们一同“悲喜”,就如同生前一样。

纪念故去的人,除了忌日,就是这清明节了,当下时节,很可能是每个人一年仅有一次认真思考生死问题的时候。

小时候,每逢清明节,有很多路要认,很多山要爬,好不容易到了,要开始除草、点香、描字……一个地方花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现如今,骨灰大多安放在安息堂里,敬香后,基本就结束了,时间和程序都省了不少,感觉也淡了些。

其实这种面对逝去的“淡”,从生时就已经开始。在外发展的人越来越多,亲戚关系越来越疏离的当下,老一辈成了联系所有人的纽带,许多像风筝一样“飘”在外面的,线就攥在那些有亲缘关系的老人身上。逢年过节,拜访一下老人,其他人的见面,已经成了“顺便”。

当老人离开人世,身边仿佛听到了各种“断线”的声音。

又或者,那条线并没有断,只是转移到了安息堂里,各奔东西的后辈们,还会在这里相见。

人生无常,小时候无忧无虑,因为身边同龄人居多,死生之别很少。而互联网的到来,让“生离”越来越没感觉,毕竟无论在地球的哪一头,都可以随时用视频进行对话,只要“在线”,就永远有机会再见。于是真正的告别,就在“死别”了,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这场告别多么重要,所有别离的难过,都集中在“掉线”那一刻。

但这种告别,却又一定是必然。

到了一定年纪,逐渐感受到每个人“各有各的一程”。有个短视频说一个孩子盼望长大,爷爷语重心长地给他留了一句——上面没了大人,你就成大人了。一开始,感觉这句话有点趣味,后来,渐感凄凉,再后来就平静了,上一辈的“告别”,往往伴随下一辈的成长。

原本是“大人”去社交的事情,有一天,你去触碰到了。那些要参加的白喜事,那些要填写的各种资料,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你就是那个“大人”了。

经历了多了,总有一天会平静,换个角度来看待“告别”这件事。

对于已经告别的人,我们怀念的,不就是那些共情的时刻吗?假设他们还在,和你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面对所有的事,那么,他们就依然和你在一起。

不妨,试试这样的假设。

清风明月,愿同悲喜。

中国民生银行
CHINA MINSHENG BANK

三言堂

民生商贷通

三人行 有我师

数典不忘祖

□蔡景典(丰泽区城东街道东星社区党委副书记)



“清明不回家忘祖”,这是一句闽南地区流传很久的民间俗语。

清明节是传统节日,这一天务必要到祠堂祭拜祖先。节前节后各十天是民俗“巡风水”的日子,人们上山到先人墓前点香、添土、献纸钱,缅怀追思。

出门在外,不管是打工办厂开店的,还是在公家单位上班或者做大生意的,都会歇下手头的各项事务打道回府。就算漂洋过海的番客,也会带着子孙回乡沐浴乡愁。

前几天和一位在泉州做生意的外地朋友说到这个话题,朋友告诉他儿子说清明要回乡扫墓,儿子问自己能不能不跟着回去,他很坚决地告知必须全家回去。朋友严肃地和儿子说,清明回家不是作秀,做人再飞黄腾达都不能忘记祖宗。

国人的血缘文化根深蒂固,孝道一脉相承,思时之敬是最直接的传承教育方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这是《论语》说的道理:虔诚祭祖礼,就好像祖先在现场一样,所以得亲自到位。这个日子是很有庄重仪式感的,祠堂堂和先人墓是家族的重要烙印。众人齐聚,弘扬孝道亲情,点燃家族共同记忆,增强了凝聚力和认同感。尤其是对生活在快节奏的下一代,又可借此机会静心感受家风家训。你说,这个节不回来吗?

没回家和不回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某些客观原因不能回家的人很揪心,因为他们依然有着无限的牵挂和怀念。不回家则是主观的,是已经淡化或无所谓对祖先的纪念。

古人曾以“数典忘祖”这一严正训诫,针砭那些尽管满腹经纶,才学横溢之人,却疏忽乃至遗忘了自身家族的历史根基与传统文化。为此,我们务必要时常警醒自我,秉承“数典不忘祖”的精神要义,体悟源远流长的优良家风,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发扬。

“数典不忘祖”,方能“恩泽绵延长”。



(楼榕 绘图)

清正家风润德行

□洪丽娟(易道草木茶文化泉州分公司总经理)



泥腿子,就该奋发图强,努力向上。”

彼时,骄阳暴晒,头昏脑胀,内心却瞬间清明,唯有好好读书方能改变命运。

厚德载物,外祖父生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20世纪80年代的山村很穷,很多农户穷得揭不开锅,外祖父是生产队队长,他为人正直公道,负责生产队分派农作物或农忙任务时不偏不倚,令乡亲们心服口服,谁家有了矛盾纠纷都会找外祖父出面主持公道。乡里乡亲哪家有困难了,只要帮得上忙,外祖父都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他时常把自己家里为数不多的粮食拿出去资助困难的乡亲,有位堂亲家庭困难得生病付不起医药费,他默默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其垫付……

在外祖父出殡的那天,乡亲友人送出好几里路,对他的生平交口赞誉。外祖父赢得生前身后名,他的离去亦是荣归故里。家,不会因他的离去散架,而因他树立的家风典范,更为凝聚。

清正家风润德行。清正家风是传家齐家之法宝,让子孙后代有家可归,有业可承。我时常追忆外祖父的教诲,感念于心,衔思越远,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教导我的孩子们,望其传承家风,让爱延续。

送你一朵小红花

□王常婷

2014年清明,刚到美国不久的侄女打来越洋电话,带着哭腔:“姑姑,我梦见弟弟了,不说话,就站在我床前……”

侄女在电话那头的黑夜里哭。我握着电话,泣不成声。20多年了,尽管我们都努力掩饰着不说、不想,假装已经忘了这孩子,可他还是漂洋过海找到了姐姐。而此时,他姐姐的孩子正是他当年离开时的模样:虎头虎脑,一脸的笑模样。

小侄儿遗留人世的唯一相片,藏在相册最深处,上面还用一张明信片遮着,暖阳下一朵小红花懒懒开着……当年遭遇变故后,家里人太伤心,按习俗把跟他有关的东西都烧了。只有当时还年少的我,不甘心地,偷偷藏了这张相片。

如今,又一个10年过去,翻开相册,小侄儿还是当年的笑模样,侄女的孩子都大了,而我们都老了。

侄女电话里的“弟弟”,是大哥的第二个孩子,他的生命停止在一周岁半,那时的侄女刚4岁已经懂事了。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大的都外出工作或求学,只

有我这个小姑姑在家里帮大哥大嫂带孩子,所以侄女侄儿也跟我最近。侄儿是大嫂带回家时溺水的,救上来时已经没了气息。等大哥赶到时,就从鼻孔流出殷红的鲜血,那是小侄儿在和至亲的人告别吗?一个小小的盒子,成为小侄儿最后的眠床,开始他另一个世界的时光。从此,那个未知的世界,对我们家而言,不再陌生,因为,小宝在那边。

死别和生离,是对双胞胎,它们相依相随,并肩而行。大哥和大嫂这对少年夫妻,单纯质朴,他们像蜜蜂一样辛勤地劳作,养育儿女,对生活很少奢求,却抵挡不住死别的打击。他们在,你便在;他们活,你便活;可是,小宝啊,你走了,那两个给你生命的人,不久便散了。

生活还在继续。走散的人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老人们平静安详地变老;小侄女也顺利地长大,还出国定居,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切似乎都是幸福安宁的。可是,在某个乍暖还寒的深夜里,小侄儿总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们的梦里,似乎要告

诉所有人:不要忘了我呀,我一直都在!

这个春天里,我们流着泪,默默地准备好了糕点水果,来到当年安放小侄儿的山上。荒山已被开垦成果园,落英缤纷里,曾经的小土堆和小木牌已无处可寻。

我们依然认真地悼念: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们,不管我们身在何方,不管你们魂归何处,永远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空间,带泪,并且不可触摸。

那一年,还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放学回来,很开心,因为清明放假了。路旁遍是野生的红色小喇叭花,便摘了一朵回来送我:

“妈妈,祝您清明节快乐!”大家都乐了,因为童言无忌。

这个清明,我也多想送一朵小红花给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来过又不幸离开的小天使们,谢谢你们短暂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爱与哀伤,你们以决绝的逝去警醒生者: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我们用心呵护。

约稿

《清源》副刊“五味斋”生活随笔版面主打专栏“三言堂”,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拟写的杂文,每篇六百字左右。要求题目自拟,轻松可读,观点鲜明,切忌空发议论。来稿请附生活照和个人简介。

下期话题预告:
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屏读”》
阅读的形式和载体正发生深刻变化。诚挚邀请您分享个人的“屏读”经历,探讨其与传统阅读方式在信息获取效率、阅读体验等方面的优劣。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三言堂”)
截稿日期:4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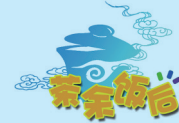
小宝啊,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多想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昨天新长的枝丫……就如歌里唱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奖励你走到哪儿
都不会忘记我啊
洁白如雪的沙滩啊
风平浪静的湖水啊
那些真实的幻影啊
是我给你的牵挂……

清明征文

背景

皇蹟山陵园

关注公众号 预约入园祭扫



泉州屋檐下 清明插柳或杜鹃花

古代,有“清明”插柳于屋檐下的习俗,一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穡”的农事祖师神农氏;二是为了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淋淋;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也有将柳条制成柳圈,戴在头上的。后来,泉州各地除延续插柳习俗外,更多的是插随处可见的杜鹃花。

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清明:插杜鹃花。”

《安溪县志》记载清明风俗:“插柳于门。”

泉州清明节的当令食品,是“清明粿”和“润饼菜”,当为古时寒食节习俗遗风。